

籌辦夷務始末

咸豐朝
卷十五之十六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五

咸豐七年丁巳正月己未兩江總督怡良江蘇巡撫趙德
轍奏喚夷在粵滋事領事囉帕囉赴蘇松太道衙門呈遞
照會先經臣等恭摺密奏欽奉

密諭二道欽遵督飭蘇松太道妥為駕馭在案茲復據護理蘇松
太道藍蔚雲稟呈該國公使咆吟照會臣等公文各一件
鋪敘其在粵情形又稱不附逆民之黨不准逆民傍船停
泊揆厥情形似有悔過求和之意而又不肯自行轉圖故
誇大其詞意圖要狹其情實屬可惡惟犬羊之性無可理
喻似不必絕之已甚臣等即就其照會內不忍害民不肯

助逆數語。代作轉圜之詞。欽遵。

訓諭告以從前萬年和約原為永息兵端今因旗號細故遠爾稱
兵一經入奏轉失該首和好本心准其答會兩廣督臣葉
名琛妥為辦理仍歸和好備文照覆一面密飭蘇松太道
鎮靜防範設法駕馭

怡良等又奏上海為通商馬頭夾帶鴉片煙土進口誠所
難免及抽釐之議起言利者即有在上海抽取鴉片煙釐
每年可得百萬之說耽耽虎視意欲越俎代庖者不止一
人臣等與前撫臣吉爾杭阿以抽釐必須官給照票煙販
恃為護符竟可任其所之莫能究詰直是弛禁不獨顯違

論旨。且以夷人屢求不准之事。一旦作此掩耳盜鈴之舉。即使每年可得百萬。尚不可行。况處處受人挾制。徒飽言利者之慾壑。歸公者不過十之一二。有損

國體。無裨軍餉。是以堅持定見。未經准行。而言利者。直以臣為迂闊。而不知權變。以致經費缺乏。彭玉雯原奏所稱。上海貿易。為天下第一。若認真抽釐。可得百數十萬兩。無如該道恐礙羨餘。並不悉心經理等語。亦係誤聽浮言。將抽收鴉片煙釐。併而計之。實在蘇松太道。並無羨餘可取。

硃批。知道了。若明給執照。抽收煙釐。必致處處受人挾制。擔虛名。受實害。甚非計之得也。

平酉。閩浙總督王懿德署福建巡撫慶端奏。竊臣等接據署福建布政使事鹽法道崇福詳稱琉球國中山王世子尚泰咨聞。查道光二十六年。佛囉西國遣咈哆喇等二人到國淹留。種種滋擾。當經遣使咨請查辦撤回。至二十八年。該國發船接取所留咈夷回籍在案。詎於咸豐五年正月間。該國又遣喇嘛默路默等二名。通事華人葉桂郎一名。到國占住。嗣於九月二十七日。有該國欽差全權大臣水師提督吁爾哈。坐駕兵船。率領屬船二隻。一齊到來。於十月十二日。遣官在那移霸公館相會。該提督帶領兵役。把館圍住。既而入座。將文書一道。交官長展開。該官看訖。

即向提督云。文內木料菜水。暨舟引導。救難拯溺。卜地葬死藏煤炭。借船隻等類。猶屬可允。至於借地借屋。不論暫住久留。聽其自便等事。實係國禁。難以應允。祈為體諒。該提督變色云。所開文書。乃係國王之命。必須領諾。該官婉詞云。敝國叨列。

天朝屏藩。世膺王爵。凡有國家大事。必請命。
天朝方得遵行。乞賜寬日。該提督大喝一聲。左右兵役拔劍突
入。執官將斬。該官自料守節就死。勢必波及於國。暫為應
允。至十九日。該提督帶同屬船二隻。連縵開去。現今所留
佛夷。嚙噪等。藉他勢力。擅自擇地占住。以為久留之計。至

於前留喚夷。喟嘆。因染病症。攜帶眷屬。搭船回去。然其臨行之時。將書籍器具等件。封置寓所。尚未帶去。若再來淹留。仍恐為禍不小。當經召集眾官會議。僉謂。佛夷之強暴無忌。國家之傾危不遠。儻不使所留佛夷及蚤回去。洵恐根深蒂固。難以搖動。至於喚夷事。同一律宜應哀請。天朝救援。伏惟敝國僻處海隅。城池不固。營兵無備。屢遭西夷。兇暴無力可防。非仗

天朝德威。別無他策。統祈轉詳。據情題請。

皇猷勅諭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妥為查辦。一面飭諭佛首。迅撥船隻。接取所

留喇嘛等回籍。一面飭諭喚首停止遣人再留之舉。則國家安靜。宗社保全。舉國皆戴。

皇恩。茲際貢船入閩。理合咨請等因。由司轉詳前來。查該佛夷喇嘛等日久淹留琉球。肆意凌擾。迄今不撤回國。已難測其

居心。上年九月間。復有佛夷吁囉哈到球。強議借地借屋等事。凌辱該國夷官。迫脅允從。現在喇嘛等擅自擇地居住。以為久留之計。其喚夷前留在球之嘴哩噏。復因患病回國。仍將書籍器具。封置寓所。豫為病痊再來。以及換人接替地步。遂致該國王世子危懼驚疑。殷殷籲懇。既准請

大查辦前來飛咨。

欽差大臣兩廣督臣葉名琛○查看情形○向機開導○勸諭咈首迅撥
船隻接回本國○咈首勿再遣人淹留球地○以免別生他釁
而示懷柔○

硃批覽奏俱悉○

甲戌廣東鄉試正考官王發桂副考官張興仁奏竊臣等

恭膺

簡命典試粵東揭曉後正在束裝突聞咈夷滋事奪占礮臺臣等
以釁起倉猝殊堪駭異當向督臣葉名琛面詢情由始知
營員向夷艇查拏匪徒該夷以未經先期知照借端尋釁
屢有照會前來希冀入城以為挾制之計督臣堅持定見

將照會層層駁斥。該夷計無所出。旋於九月二十九三十
等日用礮攻擊新城。督臣衙署被毀。並施放火箭沿燒民
房鋪戶多處。夷匪乘勢撲城。兵勇上城擊退。參將中槍陣
亡。夷匪亦傷斃數十人。當即解散。時督臣葉名琛兼署巡
撫。因移至舊城內撫署辦公。該夷於十月初六七八等日。
復用礮攻打城內。撫署亦被擊破。臣等公寓皆有被燬之
處。居民傷斃十餘人。人心甚為惶惶。初九日早。該夷復欲
攻奪東定礮臺。經兵勇帶領紅單船。亦用大礮回擊。將該
夷大船煙筒擊破。夷匪悶斃百餘人。並傷兵頭二名。該夷
始有怯志。民心亦漸次安定。臣等即於十二日起程回京。

丙子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誼奏。督飭罪員薩碧屯等
籌辦夷圈燒搶貨物。據該革員等稟稱。當初夷貨到卡。准
由卡員查驗。後因不由卡倫行走。無從稽覈。為今之計。若
能將華商換給茶數查明。即知夷貨數目。約計燒賸餘貨。
所短無多。擬請行令該國派原辦之匡蘇勒官阿里克色
克特爾前來會辦。自無可推脫。以杜要求。至修補夷圈房
屋一節。前係該國帶來匠役建造。亦應俟該匡蘇勒官到
時再為商辦。

硃批知道了。

己卯。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葉名琛奏防勦咈夷。水陸獲勝。現在夷情
窮蹙一摺。喚夷於上年十一月初七日。攻東定礮臺。經我軍擊
沈船隻。殲斃多名。復因該夷放火。欲燒西關民房。轉風自燒夷
樓巢穴一空。並我兵屢次擊毀該夷輪船。又將勾串股匪擊敗。
該夷屢經挫衄。各國俱知其計窮。又因延燒貨物。欲令賠償。不
肯助逆。其勢似亦窮蹙。此時若專利攻勦。原不難盡殲醜類。惟
控制外夷。究非勦辦內地匪徒可比。所稱該國有啞加喇等國
與之構釁。不能添兵來援。無論傳聞未可盡信。即使實有其事。
而事平之後。豈不慮其稱兵報復。從前林則徐誤聽人言。謂咈
咈喇無能為役。不妨憚以兵威。致開釁端。迨定海失後。即束手

無策前車之鑒不可不知現在各國既知其無理自有公論日後咈國傳聞或不致有所藉口如果該夷自知理曲悔罪求和並罷議進城只可俯如所請以息兵端但不可意存遷就致該夷故智復萌肆行要挾該督久任粵疆熟悉夷情必能設法駕馭操縱得宜勿貽後患朕亦不為遙制至江蘇閩浙等處上年業經諭令該督撫密加防範如有夷船駛至控訴稱冤自當諭令仍回廣東聽候查辦也

二月乙未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據俄囉斯文稱現有薩納特衙門咨行理藩院公文一件祈為轉致
前車之鑑等因前來當即繕寫收到回文交該夷領回

奏摺

硃批知道了。

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

大清國理藩院事。前因

貴國民今在塔爾巴哈台地方搶奪敝國買賣園子。屢次行文催賠。本屬細事。非我兩國之屑為也。然此案不完。兩國官員在伊犁地方爭論。有傷兩國相信之意。大非敝國所願也。故欲將起事緣由。速為辦理。則兩國百餘年交好之誼。可免稍有疑慮。今兩國官員既不能將此細事完結。可將原定文契及兩國相約條例。於來年夏季。交敝國派委

照料喇嘛學生來京之員。與理藩院商辦。伏思辦理此案。
原非難事。

貴國愚民既已犯法。自應按照強劫財物擬罪。此理兩國彼此皆知。所有搶奪財物拒傷商人原犯似應如此定罪。況且賠補贓物一案。若搶奪之人不賠。人全誰賠。伊等既無力賠。失查官員若不賠補。又全誰賠。今塔爾巴哈台地方搶奪買賣園子之案。若不催令賠補。日後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民人再如此行。敝國斷不能隱忍。原諒想。
貴國定必確知也。為此咨行。

三月丁巳。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茲接到俄

夷來咨二封。一條咨行理藩院文件。一條寄伊住京達喇嘛信函。並稱欲遣人進京。指日即至。恰克圖等語。除照例將夷字遞送外。查咸豐四年。因該夷欲遣人進京時。曾經咨駁。此次俄夷遣人欲進京城。並未據情詳細聲明。從前遇有進京之事。經理藩院斥駁。此次即自備資斧。亦應將人牲數目。究係何事。聲明報院。如未奉到理藩院咨文之前。斷難任令入境。如再執意冒請。仍按舊章斥駁。均面諭該夷。照例賞給果品物件。善為遣回。

硃批知道了。

俄羅斯咨文。